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圣 型

靳 以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靳以代表作

圣 型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易咏枚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靳以代表作：圣型 / 靳以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靳… II. ①靳…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635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靳 以 小 传

靳以,原名章方叙,天津人,1909年8月16日生。少年时代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入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以写作和编辑为生。1933年在北京与郑振铎合编《文学季刊》,并担任《水星月刊》编委。

1935年开始在上海与巴金合编《文季月刊》、《文丛》等杂志及烽火抗日小丛书。这期间的短篇小说《圣型》以异国情调和诗性的笔致,使他一举成名。作品描写的是俄国人在哈尔滨的生活。文笔细腻,蕴含着淡淡的忧伤,当时颇受读者欢迎。其作品多反映知识分子生活和小市民生活。

1938年任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编重庆《国民公报》的文学副刊《文群》。

1941年到福建专科学校任教,并编辑《现代文艺》、《奴隶的花果》、《最初的蜜》等杂志。这期间创作了优秀短篇小说《众神》和《生存》,作品抨击时弊,歌颂美好品格。

1944年仍回重庆复旦大学执教,1946年夏随校迁回上海,任国文系主任,并编辑《大公报·星期文艺》,还与叶圣陶合编《中国作家》。解放后继续从事创作和编辑工作。曾担任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

1959年11月7日,因病辞世。去世前还主持大型文学刊物《收获》的编辑工作。

靳以是一位贴近生活的作家,他的作品总是密切关注现实人生,充满了生活的泥土味和油烟味。炽烈的情感,鲜明的爱憎,朴实流畅的语言,深长细腻的笔调,构成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的独特风格。

目 录

靳以小传	1
------------	---

中篇小说

秋花	3
春草	62

短篇小说

圣型	141
教授	151
青的花	160
群鸦	168
去路	177
亡乡人	189
黄沙	201
远天的冰雪	215
众神	227
生存	238

散 文

火	253
---------	-----

冬晚.....	257
渡家.....	259
红烛.....	262
窗.....	264
沉默的果实.....	268
我的怀念.....	274
到佛子岭去.....	278
黄浦江的早晨.....	285
回忆鲁迅先生.....	289
靳以主要著作书目	293

中篇小说

秋 花

一

深秋的阳光下，原野正静静地躺在那里。从城门口伸了出来的石板大路，劈开了这块土地，像是一眼也看不到终点，引着人到远远的地方去。那个城楼，每日吞进又吐出许许多多的人，车和牲畜；三四百年来的烦劳使得它自己再也没有那份华贵威严的外观，堞楼上的琉璃瓦生了黄黄的草根，有的还缺落了，坍塌下去，只凭了朽败的楼椽支持着残局。高柱也裂开了，还许生着虫，匾额已经看不出一个字。随处都有蝙蝠和燕子的窠，乌鸦却是永远占据了屋脊上，朝着城里和城外叫。筑成了城墙的砖，为风雨所吹打，为厚厚的尘土所侵蚀，都变成了黄黄的颜色，上面还有细密的孔洞。往日的光滑和坚固是早已失去了，有的时候还整面地剥落下来。但是无论如何它还存有一点本身的雄伟，尤其是那些新来的远行客，远远地看见了，仍是要惊讶地低低说着：“还是京城呵，帝王之家总是有些不同的！”

收割后的田野却像才生育了的妇人懒懒地伸了身子仰卧着。它已经尽了它的责任，它把粮食和菜蔬都长好了，它需要休息。剩余的菜根和麦秆一丛丛地留在那里，金黄色的干草也在太阳下发着一点光辉。——这都是它的骄傲，它对得起天也对得起人，微风时时地抚慰它，像母亲拍着孩子，要它好好地安睡，转过了年，早就有它的工作在等待着呢。

石板的大路上却积满了尘土，这也许是由于多少只蹄子和脚的磨擦，使得方石都减少了它的厚度，还有那五尺宽的正路两旁，各有四尺宽的土道包着，只要有八天的晴和，就会积起二寸的干土。若是有一阵旋风，便能带起来一根黄澄澄的柱子，冲上天去。吹风的日子，路上能显得清静一点，尘土都被扬起来，不知都会落到哪里去。若是能有着人一样的智慧，也许要问着：“我是从何处来呢？将到何处去呢？”

和这城隔一段的距离之外，有着一所建筑。那有着高高的墙，在墙上还有刺铁丝绕成的网。门是高大的，还守着荷枪的警士。公民们是不能随便走进去，也

是不能随便再走出来。住在那里的人，除开了领着公家的薪俸，也算是官员或是公务员之外，就是一些为这个社会所遗弃，所驱逐，所不容留的人物。这个社会是需要秩序，需要安宁，需要进步的；于是有许多人，被认为是不能做一点对这个社会有利的事，——简单一点说吧，就是这个社会中的害群之马——有的是立刻被停止了活下去的机能，有的就被送到这个所在来，要他们在这里住上几个月，几年，几十年，——或是一直等到死亡之来临。这些不法之徒因为是需要和那些善良的市民们远隔开些的，所以这所建筑是没有一家邻居。——在前面是那条大路，左右和后面都是田野和墓场。

监狱的高大的铁门像一张严峻的脸，永远阴阴地沉着，关闭着，隔开两个不同的天地，走出走进的人都弯下些身子从那左侧下的小门钻着，就是这扇小门，随时也会关起来。在刷了白粉的门额上，用正楷写了“××市模范监狱”这几个字。可是飞扬的尘土在那上面盖满了，不能使人看得清每一条笔画。

那正是早晨，守卫的岗警还躲在岗楼里，风卷着落叶在门前打着旋；门开了，一个清瘦的年轻人缓缓地迈出一只脚来，他像是一下子为这奇异的景物整个地引住，用力地睁大了眼睛张望着，什么都是新鲜，什么都给了他说不出喜悦。干草的香气在空中荡着，他觉得是踏进了一个新天地中，再生的欣忭在他的胸中激动，使他的呼吸都有些短促，身子微微地发着抖。踉跄地走了几步，就把手扶了门前的树干。这树已经长得有六七寸的直径，当着他五年前走进来的时候，还看到那不过是才移植的新枝。可是现在长大了，几乎使他自己都难想得到这就是那些细弱的枝条。

“五年，唔，五年……”他把身子倚了那树干，低声地喃喃着，“树也长成了，什么也都长成了，我自己呢……我自己呢？”

他暗暗问着自己，他就再忍不住呛嗽，他那苍白的脸有一点涨红了，他的身子弯着，泪水从眼角挂下两滴来。因为头发又长又乱，显得他的脸是更瘦更长了，两只眼睛也是异常的大。眉毛粗浓，像是涂上墨去；就衬得他的脸更是苍白。

他贪婪地张开眼睛望着，几年来他没有看见过这样广大的天地，他像是有多少话要倾诉出来，他想着在这自由的世界中死去也是值得的。天是又高又远的，景物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在那海一样蓝的天上，飘着瑰丽的红云，太阳正照得它们也发着一点亮。那边是树，那边是村道，赶早的行人已经在路上走着了。他记起来，当着他被关在那个囚槛里，有过什么样的欣慰，当着听到一声两声微弱的人语！他知道说着话的人是想到什么地方去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的，想看什么

便能看什么的。这样的幸福，居然重临他的身上了；可是几年来的折磨却给了他这样一个孱弱的身躯。他却相信他自己会再强健起来，他一直需要着自由的空气。他深深地吸着气，又长长地吐出一口；但是呛嗽不能使他如愿地做下去，不断地干咳使他的身子都抖了起来。

莫名的忿怒在胸中涌起了，他抓着自己的头发。当着他把手松下来的时节，真就有几根被他扯下来。他不能再站立着，一辆破旧的马车正经过他的面前，他叫住了那个车夫，告诉他要去的地点，他就缓缓地上了车子。车的坐垫是破旧了，硬的铁条使他的骨头有点痛，因为过轻的体重，他简直是在那车厢里滚着。老马放开蹄子奔波，不平的路使车轮一跳一跳的。他想叫喊，没有那力量，他只是呻吟着，忍着一切的苦痛，他的心中在想：

“我要忍，光明等着我，更苦的折磨都过去了，而且在这个世界中，同时有还要苦的人在生活的路上爬行。我该想想那些时候，那些人……”

二

走进城门，路就平坦了。骤然间看到了那样多的房屋和路人，他都感到一点眩晕。他是倚坐在那里，始终也没有把眼睛能大张开；可是现在一线的视野中，他看到了这个城市的苏醒。牵骆驼的伕子正在道旁的边路上迟缓地走着，尘土被那柔软的蹄子扬起来，笨重的铜铃响着，像是在街的那一端还有着回音。清道夫在街上一下一下地扫着，把泥土从路的中间移到路旁去，就堆在那里。菜贩起始用清越的声音叫卖，店铺也正打开门，挂上招牌或是布幌……

在城市里，早晨总是最安静的时候；可是对于他，仍然觉着难耐的嘈杂。什么样的声音对他都是生疏的，他都想来用心接受；但是他的精神显然不济，终于混成像夏雷一样的轰鸣在他的耳中响着。他想不到这样突然就又跨进了这个世界（他记得当着他的减刑令来了的时候，他都有点呆了），他没有充分地准备自己和这个新的环境适合，正如同一个人，在黑暗中过了许久时候，突然见到了平常的光度也觉得芒然刺目。他是一下子又跳进这个大的天地之中，这里不只是那个小小的庭院，作为他和那些同伴们卫生散步的处所；而且也没有高高的墙阻住了眼睛。在这里，只要有眼睛，就可以极目而观，什么都在面前。更不像住在那里面，可以记得清地上露出一方小石块和哪一面墙有多少块砖。一切景象都争先地显了出来，要一个人在匆忙中去看一眼；可是坐在车中的他，缺乏应付裕如的那份能力，只是颓然地伏着。

踏在柏油路上的马蹄，响着得得的声音，挥着的鞭子，在空中迅速而短促地

绕了一个圈，打在马的背上，也发了清亮的脆音；那匹马就更用力一点地奔驰。但是在他的心中，他只希望着急速地到了他的家，他记着他的家，还有家中的人们；他的体质，也不能忍受更大的颠簸了。

终于，那辆车在××街的中间停住了。他像是没有注意到，还是那个车夫把头回转来叫着他，他才缓缓地抬起头来。那个车夫说：

“先生，您不是到××巷么？”

他点着头。

“这已经到了……”

立刻他就扬起头来，他看见那个巷口，和五年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心跳着，从车上下来，用着不稳而急速的脚步向巷口走去，车夫有一点焦急地问着：

“先生，您还没有给过车钱呢！”

“我叫他们立刻送给你；你等等吧……”

才走进巷口，他就像承受了一种温柔，托住了他那颗一直在飘浮着的心。他的精神像是好起一点来，在第三家门前他站定了。除开油漆有一点剥蚀了，式样上没有显著的改变。他想来揷电铃，举起手来才知道电铃已经拆去，他就用手掌在门上轻轻拍着。

“母亲也许还没有醒呢！我不该吵了她，弟弟妹妹们总该起来了，他们一定还没有到学校去。”

他想着，一时间他像是有许多事都想起来。可是里面始终也没有答应声音。

“这是为什么呢？”他有点想不通了，除开在门环上用力打两下再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迅速地打了两下。

果然，他听到开着屋门的声音，随着就有一个女孩子扬声地问着：

“谁呀？”

他听得出来这是哪一个的语音，他的喉咙像是为快乐塞住了，他文弱而嘶哑地叫着：

“不是五妹么？小五，快开门，我回来了。”

“呵，大哥，……是你么？……你怎么回来了呢？”

在语声之中夹着奔跑的脚步声音，两扇门立刻被拉开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跳出来，一下就投到他的胸前，抱了他把头依了他。

“大哥，……真是你；……真想不到……”

她喃喃地说，可是忽然觉察出他那不良的健康，就和他并立着，搀扶他，把

他的手臂放到她的肩上。

一时间他说不出一句话，情感的激荡使他的头垂下来，他的眼睛里满着泪，他用微颤的手摸着她的头发，一步步地走了进去。

“告诉我，小五，妈妈起来没有？”

“妈？——”

她才吐出一个字来就顿住了；可是她随着又毫不露形迹地接了下去。

“她还睡着呢，她还睡在楼上，每天总要——总要十点钟才起来。你先到楼下我们的房子休息一下，回头再上去看她不好么？”

她迟疑地说过了这一段话，就大声地叫着：

“二哥，四哥，——大哥回来了！”

“小五，你疯了吧，你这样叫不是会把妈吵醒么？”

“呵，我错了，可是哥，你不知道，她睡得很好，是不容易吵得醒的。”

她说完了，眼圈微微湿润起来；可是屋门同时开了，被叫着的人都走出来。他们几乎是同声地叫着，跑到他的面前。

“大哥，你疲惫了吧，你的脸色不大好，快先到床上去睡一下吧。”

“我的房子还留在那里么？”

“留着呢，什么也没有动，只要搬进一张床去就可以。我想还是先到五妹的房里躺躺也好。我们一边就可以关照用人替你收拾一下。”

“那也好，二弟扶我进去吧，四弟把门关好，五妹，我要你轻轻去看看妈醒了没有，我要快点去看她，我真想她，记住了，可不许你粗心大意把她惊醒。”

“好，好……”

那个女孩子应着先走进去了，他就扶着和他有同样身高可是十分健壮的那个年轻人，走了进去。推开了靠右的房门，再进到里面，他就被安置到床上。

他想着，这全然是一个梦，正如同他离开家时候那个梦一样，他什么都有点想不到。他重复回到这个家了，这五年的日子才使他稍稍觉出这个家的一点可贵处。可是他知道这一切的思想是不能持久的，他不是一个人只在温暖的家中活下去的人。

五年中，什么也都有了显著的变迁，叫做明德的二弟和叫做明仁的四弟也都长成伟岸的汉子，就是叫着明智的小五，也成为健美的少女了。

他并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躺着，明德坐在床边，殷殷地望着他，他的眼睛好像是闭着。明仁和明智先后蹑脚走进来，可是他突然睁开眼睛向着明智说：

“妈醒了没有？”

“没，——没有。她还是睡得很好。”

明德接着就说：

“妈的身体不如从前，总要睡到十二点钟才能起来。你好好先歇一下吧，五妹陪着你，我和明仁把你的房子整一下不好么？”

“那很好，我也真想到自己的房中去看一看，只要睡一睡，我的精神就能恢复起来。你们就去吧。”

这时候，忽然响起了敲大门的声音，明仁迅速地跑出去，又跑了回来说：

“大哥的车子还没有给钱吧？”

“真是，我忘了，这一下我什么都忘了，多给他两毛吧，一共给他七毛就可以了，真有点对不起他。”

明仁一面拿着钱，一面朝外面走；他的脸却露了疲惫而无力的笑，缓缓地又闭上了眼睛。

三

看着他的面容，明智的眼睛里满了泪。她不敢哭出一点声音来，只静静地守在那里，把泪水都抹在手掌上。她还能记得五年前，当着他离开的时候，虽然没有十分健壮的体格，也决不是像这样软弱。在这五年中，每个人都长大了，他却萎缩下去，他躺在那里，像一具死尸，眉毛皱着，嘴唇微微地抽动。只有在两颊上显出病态的红晕。

“谁使他这样呢？谁使他这样呢？……”

她暗暗地问着，却没有人能告诉她。大哥不是自私的人，也不是奸险作恶的人；不过只是在自己的幸福之外，也想到别人的幸福，于是就被丢到狱中，过了五年的日子。五年虽是过去了，却有一个软弱的身体留下来，折磨他，使他苦痛，不知哪一天他才能解脱。

她还记起来母亲的死，那虽然是一年前的事，在她的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新。当着病已沉重的时候，母亲没有一个时候不盼着看看他的。

“明生呢，他怎么还不回来？你们没有给他信么？我真想看看他……”

始终母亲是不知道他被关在狱里，孩子们都骗着她，告诉她他远行了。她就时时念着，有时还把明仁误认成他。她会哭起来：

“我是真想明生呵，立刻要他回来吧，我只要看他一眼，我……我活不下去了，能看他一眼我死也安心的。好孩子，你们想想法子，打电报，追他回来……”

守着的孩子们有什么法子呢。就是去接见的时候也不敢露出一个字来。他们只能哭着，安慰着母亲，要她不要那样想，病没有什么要紧，不久就会好起来。

“不要这样说吧，我还能不知道我自己？我不怕死，孩子们——”她起始号着，可是眼睛里已经没有一滴眼泪，“活到多少岁总有一死。我要多看你们几年，我多照顾你们几年，我更要看生哥儿一眼。他是个好孩子。你们要记住我的话，要敬重他，听他的话，你们也都要有他那样的好心肠……”

“妈，您不要说这些吧，医生都说您的病不妨事，您说这些话不是使我们担心么！”

她自己记得那时她这样说过，止不住眼泪簌簌地流下来，母亲就拉住了她的手。

“我也愿意我能好起来，万一我要是好不了呢，你们就该记着我的话，你们早就没有父亲，难为我把你们养了这么大，你们都要好好地活下去。”

她的病呢，多少医生都诊断是不治的了。可是他们不相信医生的话，甚至于诅咒医生的存在，他们想紧紧地闭了眼睛，掩了耳朵，也不用一点点脑子来思索，任之自然使母亲能健康起来，和好人一样。他们想用自己的信心和热血来使母亲活下去；可是终于证明了一切的无用，在春尽夏初，她就永远离开他们了。

悲苦紧紧地抓住了这三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还有那一个绝望地关在狱里。他们不敢告诉他，因为一切都无用，死人只能静静地躺到坟墓中去。他们却是哀伤地哭泣，几乎全然失去了生的兴致，他们总像望得见母亲遗容，恬静，安适，只是两个眼睛没有完全闭紧。在弥留的时候，还断续地念着明生；这才使她的心没有如愿地静止下去。如果她知道她所想念的生哥儿，是被囚在狱里，和一些她想起来就会惧怕的人物住在一起，她的心就更不知道要怎么样了。

现在他是走出来了（这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按照从前的判决，他还有几年狱中的日子，这一次是因为新首领的就任，他是被特赦出来的），他的身子可变成了那样不济，而且这个家，又没有了维系着这个家的母亲。

躺在那里的明生，突然睁开眼睛，问着她：

“妈还没有睡醒么？”

“呵，呵——”她显得一点仓皇，随即接了下去，“是的，她还没有睡醒，大哥。”

“那我就先到我自己的房里去看看。”

“二哥四哥正替你收拾呢，等一下再去好了。”

“你不知道，我安不下心去，这样躺着对我很不好。”

他一面说着一面就站起来，她也急急地凑过去扶了他。他想自己试着行走，没有两三步就觉得支持不住了，他苦笑着，和她说：

“变成没有用的哥哥了！”

随着他就叹息了一声，缓缓地移动脚步朝了他从前的住室走去。

一看见了涂着白漆的门，就像见了自己的老友一样，有着说不出的欣喜在他的胸中激荡。他把手紧紧地抓住了深紫色的门柄，向着里面推开。他急速地走了三四步，就又像投到老友的怀里。他的心急速地跳起来，眼睛里冒着稀有的光。

从窗口进来的阳光，正落在对了窗的那面墙上，在那光芒之中，看到浮沉着细小的尘珠，时时还闪着一点红色的和紫色的光。明德和明仁已经把积尘都清除了，正在为他安放一张单人床。

“不，我还要放到西墙边，那样每天早晨我都照得见太阳，我要光明，我……”

他说不出话来了，就用他的眼睛搜寻地看着。一切都还是像五年前的样子，他缓缓地走过去，看看他的书架，还轻轻地用手抚摸着每本书。他拉拉那深青色的窗帘，他又到了墙角那里看看那张茶几和放在上面的那只古瓶，他再到他的书桌那里，他仔细地审视着每一件小陈设，有的是必要的有的是不必要的，一直在五年前就这样占了书桌的一部。什么都没有变，正如同五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样，只是很久没有人走着的地板，当着踏上去的时节，偶然发着小小吱吱的声音。

“真难得你们，什么都替我保留得这样好，这可以让我忘记我那五年苦痛的日子，好像我是昨天才和你们告别的，今天我又走回来，是不是？”

“其实过去了也不觉得多么长，你还是像从前一样年轻，只是有一点疲惫。你十分需要休息，我看你还是睡下吧。”

明智说完了就又引着他到才移过去的床前，要他把外衣脱下去，安适地躺好，把被还给他盖上。

明生并没有就闭了眼睛，他还是张大了望着，正如同他重复睡在亲人的怀抱中，情热烧得他没有法子使眼睛阖闭。他有点不信自己，他以为这是一个梦，因为是一直就没有想到这样快会重得自由。妹妹却像小母亲一样地守着他，轻轻地用手指为他理着头发，看着他的眼睛渐渐闭上了。

她的眼睛里突然嵌了两颗大泪珠，她迅速地用手掌抹去了，坐在窗前的明德和明仁，也都垂下头。

突然间明生又睁大眼睛，一只手抓住了明智的手臂，把身子侧向了她说：

“母亲还在睡么？还没有醒么？”